

## 风物咏

## 随笔苑

冬天是  
雪花故乡

姜瑞光

我一直很怀念这样一个场景：大雪纷飞，天地混沌，世界忽然一下子安静下来。静静的教室里，火炉烧得正旺，松塔燃烧出喷香的味道，火炉外面有一个钢丝做成的圈，箍住炉身，秋收的地瓜被切成片放在钢丝圈上烤着，发出滋滋的声音。雪越下越大，大地披上了厚厚的银装。我们把四张课桌拼凑成乒乓球台子，竖起几块砖头当网。用木板做成简易的球拍，小小的乒乓球来来往往，打得不亦乐乎。打完球回家时，雪停了，一轮明月从围子山上升起来，雪地上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足痕。这就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时光，它储存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创作的一把钥匙。

我喜欢冬天，是因为只有它才能酝酿出洁白的雪花；我喜欢雪花，是因为只有它才能让枯燥的冬季活色生香、诗意盎然；我喜欢冬天的雪，是因为只有它才能让那些怕冷的诗人不再苦闷彷徨，再次向远方启航。

另一个场景又闪现于脑海中：1981年冬季的一天，也是大雪飘飘。在位于福山路文学创作研究室里，一个火炉烧得正旺，煤块把炉膛烧得通红。室内，一位高大的红脸膛汉子正在高谈阔论着什么，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都在洗耳恭听，连飘飞的雪花都驻足在窗外。原来是王润滋叔叔从北京载誉归来，没有鲜花和掌声，那时候也不兴在宾馆或者酒店摆开盛宴为某人庆功。润滋叔叔回到创作室，召集他的同事们，摆上茅台、烤鸭、大前门等，这些都是他从北京捎回来的。润滋叔叔不会抽烟，但那一天他点上了烟，当他颤抖着手指，把烟递到嘴里的时候，惹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哈哈大笑。那是多么令人动心的场景啊！外面大雪仍在簌簌地下着，室内烟雾缭绕，笑声不断。那一年，王润滋叔叔的短篇小说《内当家》再次获得全国大奖。父亲说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烟台文学的辉煌，就是从他们那间宿舍兼办公室开始的。那年的冬天，那年的雪是多么诗意盎然啊！

四十多年后的一天，当万松浦烟台读者俱乐部在璜山书院宣布成立的时候，烟台市作协副主席胡剑华引用一句诗，概括了他想表达的心情：冬天是雪花的故乡。是啊！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凛冬可以邀雪，万松浦的创刊，意味着一场精神接力的赓续，读者俱乐部的成立意味着时代主旋律的倡导，意味着主流文学阵地的坚守，意味着作家梯队的传承。胡剑华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引起了在场所有读者的共鸣。当万松浦烟台读者俱乐部山商分部在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成立，我们又重提了这句话。尽管那天没有飘雪，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激荡着一朵又一朵来自天国的精灵。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厚厚的积雪为大地盖上了棉被；当轻盈的雪花为作家插上灵感的翅膀；当素常的日子有了诗歌的韵味；当时代为创作者赋予了宽阔的舞台，未来难道还远吗？

## 烟台看雪

林海

记得小时候，长岛雪多，雪大。上小学时，常常是风雪冒烟，大雪封门。吃罢早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小铁锹到学校铲雪开路。站在校门口，回望齐腰深的雪地上仿佛刻下笔直的“一”字，看着同学们欢笑而来，心里美得不得了。

后来，上中学了，大雪后，跟随社员扛着大头木锨，抬着棉槐条大筐，走进麦地里，将昨夜被海风吹到地堰边厚厚的积雪搬到地中间，给绿油油的麦苗盖上一床白色棉被，让其安静入梦，大人们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墒。

再后来，不知雪都跑哪儿去了，几十年少雪，更无大雪。

退休后，定居烟台，兴许是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久违的大雪又回来了。每年冬天，天空都会飘下无数次大雪，有时甚至是暴风雪，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雪窝”里。

每逢下大雪，我都会像孩子似的心花怒放，看雪、拍雪、赏雪成了冬天里的一大乐事。

烟台的雪，晶莹剔透，温柔如水，有时是雪豆子，有时似鹅毛……

2023年的第一场大雪，来得有些突兀、有些飘然。

那天上午，正在家里收拾房间，无意间望见窗外飘起大雪。飘飘洒洒，轻盈落下，如仙女下凡。不知为啥，我一看见漫天雪花就会热血沸腾，赶紧向楼下俯瞰，哇，树上、车上已落满雪，因地温高，路上的雪随下随化，行人打着雨伞，仿佛是移动着的彩色蘑菇，让我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

初冬的银杏叶子，黄得可爱，枝叶驮着厚厚的积雪，一树真金白银，颤颤巍巍，摇摇欲坠，简直就是一幅唯美的水墨画。

我跟妻子说：“我要去拍雪景了。”妻子不知从哪里翻出一顶毛线帽子非要我戴上，平时我是从来不带帽子的。

下大雪前，小区里最吸引我的，还是银杏树和愈来愈黄的叶子。冷风渐起，落叶满地金黄。这场大雪把银杏枝叶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也美得让我有些窒息，左拍右摄，不肯停手。冷风吹过，银杏叶子簌簌下落，雪花也不断地飘到我的肩上，此时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很好听的歌曲《肩上的云》：“你是落在我肩上的云/随风飘飘吹来了回忆/掌心里还留着你的情/却像花瓣般散落一地。”

飘雪中，一些家长领着孩子跑到小区广场上玩雪。大人捧着孩子，孩子追着大人，玩得不亦乐乎。有一位大人与孩子一起堆了一个雪人，还拿来橘子放在雪人头上，将两颗红枣做了雪人的眼睛，橘子皮做了嘴，两根树枝做了手臂。雪花落在红枣上，红枣像长出了眼睫毛……

我漫步前行，不觉来到了孚利泰国际大酒店。这里楼台亭阁，假山真水，树木茂盛，曲径通幽，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平日里很有一点南国景象，走进去，常常会觉得误入了江南。这场大雪，让这里完全变了模样，白雪皑皑，雪花纷飞，一派北国风光。一棵鸡爪槭树（属类似于枫的槭树科）被大雪压弯了腰，血色叶片像天上倾泻而下的红色河流，与地上一湾池水汇合，几个行人打着雨伞踩着满地红叶，行走在花坛旁的小路上，周围的高大绿植还在顽强地露出绿色，似乎让你分不清究竟是在北方还是在南国。

“快走啊。”几个年轻人从飞雪中鱼贯而出，朝气蓬勃，仿佛是从雪海里飞出的几只海燕，充满了朝气和希望。年轻人高高的个子，一个女子快步走在前面，笑逐颜开，几名男子紧随其后，欢笑中握着雪球打起了雪仗，那个女子对身边几个男子喊道：“老公，你快过来，让小孔给咱俩拍几张照片。”

轻松快乐的气氛感染了我，特想拍下这欢乐的一幕，但又怕他们怪罪，便把相机设置了全景，捎带着把他们拍了进去。

我拍下了几张满意的照片和小视频，欲转身赶赴凤凰山。那个年轻的女子问我：“大叔，麻烦您帮我们拍张照片吧。”雪地里只剩下夫妻二人，看来她还意犹未尽呢。

我接过她递过来的手机，赶紧为两人拍照，一边拍一边给两人送去祝福。我说：“今天是烟台今冬第一场大雪，你俩有福气赶上了。”两人一听哈哈大笑，宛如雪地里盛开的并蒂莲。

从两人的言谈中，我能听出是南方口音。询问后得知，两人住在福建，此次来烟台玩，没想到碰上了这么大的雪，开心得不得了。

我说：“福建是个好地方，我去过，据说我的祖先是来自福建漳州迁移过来的，这些年挺想过去寻根问祖。”

年轻男子笑答：“我也是漳州的。”

我赶紧问：“你贵姓？”

他说：“我姓颜，叫颜开，是福建省羽毛球队的。”

我心情大悦，笑着跟颜开说：“小伙子，很高兴认识你们，加个微信吧？说不定以后去福建能找到你，雪后写文章可能会写到你们，可以吗？”

“没问题。”颜开爽快地回答。

与二人告别，我打的往凤凰山赶去。天空中弥漫着飞雪，湿漉漉的马路上却在冒着热气。

“你快看，北面出太阳了。”司机兴奋地喊道。大自然就像手法高超的魔术师，变幻莫测，刚才还是天地一色，转眼间却一边是大雪飘飞，一边是白云追日。

在凤凰山山顶可以观望大海，俯瞰莱山全貌。我在莱山定居多年，总想找下雪天登上凤凰阁，登高望远，饱览风景，这一次终于如愿了。

山顶上，满目银色仿佛要把我融化，俊美、高耸入云的凤凰阁，像一位健壮的处子，脚踏青山，顶天立地，偶露白色肌肤，更增添了他的魅力。凤凰山公园的人工植物林，让我想起天山脚下的云杉林，红枫、龙柏、银杏、雪松等树木都被涂上了白色，绿竹也被大雪压得弯下了腰，树下的绿草淹没在茫茫的雪海中，一片片金色的银杏叶子散落在雪地上，在阳光下金光闪烁。

没有见到凤凰，却见到两只喜鹊落在被大雪覆盖的松树顶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站在音乐喷泉上方的广场上环顾四周，海水苍茫，群山环抱，一座座高楼大厦在阳光下闪着银色光辉。心海与雪海相通，蓝天与白雪相融。山海有色，大地峥嵘，好一场烟台的雪！

## 诗歌港

## 大雪(外一首)

赖玉华

一直以为你不会来  
天气预报正在酝酿  
一场极致的诱惑  
备好所有的情绪  
等你来  
风起的时候，茶凉了  
窗外，雪花开了  
一只灰雀对视着我  
试图打开我的心门  
擦肩而过的童年  
携带着大雪  
留下小画家的脚印

## 岁末

远道而来的雪花  
已在夜晚抵达，  
故乡的小路、田野、石桥  
赐予我澎湃的诗行

漂泊的游子，在车站  
抱紧自己  
与纷纷扬扬的雪交谈着  
手握一张返乡的车票  
朝着故乡的方向  
出神

## 观雪

鞠依君

山水之间  
观海路畔  
红瓦在绿荫里若隐若现  
这里是我栖息的家园

昨日仙藻飘舞翩跹  
身姿婀娜 衣袂轻展  
素手飞扬堕琼芳  
刹那间 层林尽染

你可曾听到簌簌雪声  
她在嗚嗚地诉说着对爱的期盼  
她要把大地装扮得冰清玉洁  
她要让生命之花开得永恒灿烂

她爱的是青松吧  
青松为此留下了美誉永传  
带风沐雨四时青  
傲雪凌霜千古赞  
有凌云壮志不畏严寒

她轻柔地扑进翠竹怀里  
相思千滴泪 化作朵朵斑  
身负盛名常守节  
胸怀虚谷暗浮烟  
幽篁覆雪美如画  
醉了古今众诗仙

玉兰的叶子尚未落尽  
她用爱盛开了一树烂漫  
玉兰记住了她的盛情  
从此只为高洁、纯洁、挚爱代言

今晨雪霁，小区的天一片蔚蓝  
梦里的雪已渐去渐远  
她留下的爱的踪迹还清晰可辨  
凝望着雪后的花苑  
我心如初雪  
恬静 淡然